

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二十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書五

荅孔漢谷書 壬寅

日望足下惠音久不見到固知中間必有阻滯今八月杪始領手教及佳刻各種如餒人之得食喜極不可言喻鄭氏詩譜及張邱建算經僕有校出兩紙今寄上戴君方言疏證卽校於其書上又去年曾與丁小正書論及此亦附請教惠定字沈杲堂二家合校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云據宋元鈔本校於項氏所梓本上改正字畫極細惠氏無說沈氏僅有一兩條今皆依樣錄於尊刻

本上寄轉其所據鈔本避宋欽宗桓字嫌諱如攢才丸反作昨官反實下注母公丸反作公歡反完音丸作乎官反猶他丸反作他官反觀此足明所據猶是北宋以來相傳之舊本而非臆撰可知已然宋人旣以避諱之故不難改易本文則安知其中不有以意爲增損者如壘壘下注云二音隴方言曰豕界坪壘案其文殊不似此當云二同不當云二音隴其下所引無論刪節不明及坪字作坪之誤卽其舍周禮禮記而取方言已開明人王堯惠舍經而泛引他書之謬之先矣馬氏所梓亦似據鈔宋本不全據石經故石經闕處馬本補之計其字數閒有不能盡合要石經之脫誤處正復不免今當

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耳石經之字不盡依說文張氏唐氏之書唯石經是從故校者不當以說文繩之且張參於小學殊不精故於本本陝陝汜汜等字其說多混至足下所譏文々二字之互譌尙爲筆畫微誤可以歸咎於轉寫之失以其下義訓及所從之字固未有誤也馬氏本幸部有脫行項氏本木部有錯簡此特小疵耳其點黼太半依石經絕不艸艸今足下校正此書於馬本所補亦不肖輕徇寧闕所疑慎之至矣然繡梓時一以委之剗劂氏彼俗工但知世俗所行之宋體字耳於什廿日日弓彡舟月月之辨皆不能審古意寢微而於唐時避諱之闕筆僅有一二畱者至偏旁則皆寫全矣

若明人所補之謬挾欺塞責彼於世人習熟之經文可
以一檢而得者尙且以青易素以鹿爲馬憑臆妄竄但
求闕處有字便可適觀其於此二書益復何所顧忌今
足下固已灼見其謬不以滓穢本書別爲五經文字疑
九經字樣疑一卷舉其說一一從而辨之其於馬本所
補亦致疑焉愚謂王所補直不足置辨若馬所補可信
者多卽有一二字數不合如石經本以十字爲行亦有
縮而爲九溢而爲十一者政不可執此亦疑其鑿空妄
造也石經所注重文或脫或誤足下旣補之正之矣唯
危部下石經注云壹字重文足下以無重文而刪之愚
竊疑詭字下當有侓字如春秋書晉侯詭諸卒公穀作

詭左氏作僂所謂重文或指此但危部凡陸字增此則多一字或因脫去僂字遂只就現在之字計之耳此雖不敢卽以爲然要亦可備一說然則此四字石經所元有者毋寧不刪爲是

與鮑以文書

壬寅

熊氏後漢書年表今已錄出清本可以授梓人矣所以遲至今日者實以此書紕繆極多若徒校訂一二傳寫之譌未便卽稱善本仍然畱後人指摘何益前與錢宮詹書中已略道一二今書中凡改正增刪之處俱有校語繫於其下可無庸委悉具述姑撮其大段言之俟表中功狀不明紀事失實或以更始時事入之建武或以

主將之官加之偏裨置臨邑侯復於王威之上而其子

駒駮之嗣侯反遺之

本傳竝不言國除故文獻通考載駒駮嗣

錫光封鹽水

侯而但稱列侯又沒其不從王莽之大節而泛稱曰降
征羌侯來歙爲光武祖姑之子而以爲甥宣城侯孫美
襲其兄之封而以爲隨父鄧騭諸弟竝未受封而書其
子皆曰嗣袁逢嗣侯其謚曰宣文而誤以爲宣父與鄉
亭名一例宜城漢壽皆書叛曹操所殺亦云誅百官表
中何苗本不與何進同意而乃以謀誅張讓并歸之虞
詡代陳禪爲司隸校尉而反謂禪實代詡袁敞代劉愷
爲司空而敞之拜反在愷未遷官之前又遺漏甚多今
於正史所見年代可考者補之其年代疑似與見於劉

昭章懷注中者亦於校語內附著之視元本爲少詳贍矣范史紀傳互有參差所當擇而從之至如北海哀王基濟南孝王香東平懷王忠諸人之年熊氏實沿本傳之誤今俱加以訂正然而猶有不能盡易者焉如宮詹之所規者但仍之而著其誤則以此固熊氏之書也如欲別加撰造又似不必故未免依違於其閒而前後致有未盡畫一之處然猶愈於襲譌沿謬云爾足下其覆審之

與翁覃溪論說文繫傳書

癸卯

說文繫傳一書向無力傳錄未得細閱今承以汪氏新雕本見貽乃始受而卒業惜乎殘闕之已多也此書在

宋時固已推重近閱爾雅疏及項平甫家說亦多引用其語僕何人敢於輕相訾詆惟是粗覽一過意實有不能盡愜者不敢以聞於人而私求正於足下竊以爲解說文字惟當約文申義義明而止無取繁稱侈說也楚金所解大致微傷於冗而且隨文變易初無一定之說牽強證引不難改竄經典舊文以從之如掄與綸不同也而兩引周禮掄材一則從手一則改從木釋與釋亦有別也釋本訓漬米而此復贅云猶散也引釋旅爲釋旅以爲從米之證若櫛櫟兩字皆引易之擊柝不引周官之聚櫟此固未爲甚失也旨字下改內則調以滑甘爲滑旨斲字改國語戎車待游車之袞以袞爲斲移字

下則引詩好人移移案王伯厚詩考所載異文止有作媿媿或妣妣者今之從衣果何所本乎磨字下則引晉書郭磨案晉止有郭磨見藝術傳而非磨也將字引子虛賦將割輪焯則云將借爲齧於膊字下又引此復云將當爲膊是其說無一定也說文無輶字而有箇字箇卽輶也乃指輶爲巾輶之輶說文有柔字兼有榛字乃云說文無而指檣爲榛栗之榛皆失於不審至於徐則以其得姓所自而張大其辭上訴顓頊以及皋陶伯益後封爲徐徐在東海東方爲仁方有君子國而且盛推偃王之仁爲諸侯所歸周穆王自西荒逃歸王不忍鬪以太王之義而去之使周穆不失國偃王之力也又云

徐者舒緩之名也後雖爲武未嘗無君子之風徐宣立
盆子是也又於釋字下引徐孺子爲證案此書本爲說
文而作而乃侈陳家乘可謂得著書之體乎又其引書
多不契勘如引揚雄甘泉賦日月纔經於枹振改振爲宸注宸
下張衡西京賦突荆藩本作棘藩左思吳都賦畛畷無數此
三賦皆以爲班固之西都甚且人人所誦習者而亦舛
互相仍以爲檀弓仲尼之守狗及其言肉肉然如不出諸
其口皆以爲論語尙書絲綰洪水則以爲詩左傳敢不
承受君之明德則以爲書論語稟盪舟則以爲芻左傳
齊侯余姑擯擯則以爲楚王又稱巫馬期行不由徑陳
仲子捆屨而食且引詩云匪面命之言示之事匪口誨

之言提其耳此等乍讀之未有不疑其有所本者而實
皆憑臆空造毫無左證深足以疑誤後生許叔重在當
時四家之詩具在書有古文今文各家師授又各不同
故其稱引時與今所傳不合此豈後代人所可放效也
其分疏音義亦有可疑者賈字許氏云西聲則當以價
爲本音乃不引聘禮之賈人及納賈待賈而專引公戶
反之賈區服賈卽云增成其義寧不當少有區分也又
賑字本訓殷富乃惑於後人振贍振濟之亦作賑而遂
以振起解之賑字中從囟囟與囟皆有聰音而乃謂囟
當爲囟乃得聲攣秋田也本見犬部乃於示部增一禰
字亦訓秋畋且爲之說云獵者所以爲宗廟之事也夫

一歲三田惟君用鮮何時不爲乾豆之用而獨於秋云爾乎考鼎臣本則禰與祧祧祚皆爲新附之字今皆收入許氏本部中而又增一禋字訓爲祝也不知言部中自有詛字許氏訓爲訓訓卽祝耳何必又贅一禋字乎又火部中出一炙字鼎臣本所無此蓋炙與炎之譌文耳而曾莫之辨也許氏本書各部中元有彼此複見之字若此草部中苗字凡兩見則未之有也至其所引經史亦多失其本意如貲字下引史記張釋之以貲爲郎而爲之說云卽今州縣吏以身應役是也貲錢卽今庸直也此說謬甚夫漢時之以貲爲郎猶近世職財貨者之舉身家殷實耳景帝後二年詔書舊貲算十以上乃

得官今令訾算四得官訾與貲同楚金於此殊憤憤也

又衮字下許氏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

阿上鄉去聲從衣公聲楚金上鄉作上鄉初疑是轉寫之

誤及讀其說云春秋傳諸侯死於王事加二等於是

有以衮斂謂以上公禮也然則慎所謂上鄉卽用

刻本誤周公

禮也據此云云則非鈔胥之過矣此於文理若何可通

部敘一卷如易序卦之體亦多有難通而強爲之說者

鼎臣本采用錯說俱極純粹或彼有而此反遺之其中

脫漏之字甚多并部首亦有脫去者閒以鼎臣本攬補

一二而不明著其所補其第二十五卷則全用鼎臣本

矣至若兩部而并爲一部有重文而反無正字亦與夾

鼎與困注皆互易脫去黜字注而以黔字注注其下若此者頗多許氏一部中字亦皆以類相從此則或前或後參錯不齊并慎元注亦有漏略不全者則此書之紛亂難理世無善本久矣容有爲後人所竄易殺亂者不可全歸咎於楚金也初閱此書以爲不過字畫閒小小譌錯欲并爲足下校出一本以荅厚意今旣不可勝摘則非僕之力所能任矣淺陋之見不敢自隱冀足下恕我之狂也

後來間通人之語云鼎臣於許氏本文有難曉處往往私自改易而楚金本獨否故是書終不可得而廢也此言良是善讀者必能別擇之丙午長至月望前

一日文昭記

荅秦西巖問母在爲妻杖否書

丙午

日前承詢母在爲妻制服俗閒有杖者有不杖者并有因生母在不制杖者其是非安在文昭案古今禮文夫爲妻未有不杖者也父在不杖者唯嫡長子而已儀禮喪服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條下其一曰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又不杖麻屨者條下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傳云父在則爲妻不杖疏云父爲適子之婦爲喪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禮記喪服小記曰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正義云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以此觀之古禮祧子爲妻

雖父在亦杖矣乃禮記雜記曰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正義云此謂適子爲妻也父歿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范宣子云在有二義一是生時二是在側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此說雖亦有疑之者然竊以父在庶子爲妻杖之文推之豈有父歿母在而爲嫡子者已無避喪主之嫌爲眾子者又本皆有得杖之理乃於此反羣然去杖者乎又考之通典其載古今喪服之制爲妻一條在齊縗杖周下而不杖周則無文其開元禮亦同又考之司馬溫公書儀以至明史禮志亦無不盡同並不著父母在否之異則自當以儀禮所言爲斷然如古者七十則老而傳傳者傳重也則於父母之喪尙或